绝壁上

戈阳青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
刻下一支五四手枪
攀沿爬满枯藤的曲折
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
推我向三分钟瞄准
射击：去何方？

去五洋捉鳖！
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
且我无涉水的狂放
去撞岩穿石！
无非钻个区区魔窟
还冒着反弹误伤的危险
去万顷苍碧！
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
而何处为我立足

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
一片落叶也可将我埋葬

六神无主了……
何需悲怆！
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
把我抛向一丝青烟
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
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
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
而我的生存欲望
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
不会被毁灭！

（1990.5）

戈阳青《绝壁上》诗作于 1990 年 5 月 30 日。2003 年收入诗词集《浩世微尘》（作家出版社）。2006 年 1 月《浩世微尘·文学经典月刊》发表。同年收入《戈阳青全集》诗选（欣赏版、阅读版、文本版）。2018 年发布珍藏版。2019 年发布明信片版。

《绝壁上》：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刻下一支五四手枪/攀沿爬满枯藤的曲折/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推我向三分钟瞄准/射击：去何方？

去五洋捉鳖！/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且我无涉水的狂放/去撞岩穿石！/无非钻个区区魔窟/还冒着反弹误伤的危险/去万顷苍碧！/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而何处为我立足/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一片落叶也可将我埋葬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不会被毁灭！

评注：

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灵魂深处的自我，在这纷嚣的尘世找到生命的意义？《浩世微尘》给出了答案：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不会被毁灭！”（《绝壁上》）

“……我还存在？/静夜抹去孤独的倦怠/黎明的烟斗替我点燃笑/让我不自禁地烧起/憨厚的热望/我恍然发现了自我/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多么地可怕//于是，我终于明白/我是都市的病人//我原本是大自然/健壮的儿子！”（《原本》）

生存的欲望，积极的寻求，奋斗的意志，丰满的灵魂，温暖的大自然……，这些不都是治疗“都市病”的良方么？现代社会中，有太多的价值虚无主义者和纯粹功利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躯壳”，是“多么

的可怕”！《浩世微尘》在关注个体贫瘠的精神状态的虚无存在同时，也以一种浩然之气和奋发的精神鼓励着他们，使之达到“自然圆融”的人生境界。

戈阳青对人格和存在的思考，以及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注，其深度和广度，庶几可比鲁迅先生著名的“铁屋”中之呐喊。鲁迅用小说为武器，旨在根除国人的劣根性；戈阳青以诗词为载体，试图解决“时代的苦闷”和“存在的困惑”，二者途虽殊而理则一。——《存在与爱的艺术》（富治平）。

（2006 年 1 月）

编者语：

戈阳青的《绝壁上》作于 1990 年。

2003 年收入《浩世微尘》（作家出版社）。

一首关切人的生存状态的诗篇！

……

《绝壁上》——

……

诗人的《绝壁上》——

告诉我们：人的精神世界其实是无比强大的，人的生存欲望永远不会被毁灭，即使在绝壁上，除非人自己毁灭自己！……人生都会面临绝壁，绝壁上，下面是万丈深渊的绝望哟！……而上面却是那绝峰上阳光灿烂的希望！

只有那些无所畏惧者，只有那些无所谓绝望与希望者，才可将自己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那无穷遐想的升腾， 在浩瀚天宇，在九重云霄哟，自由地翱翔！……诗人写道——

……

“而我的生存欲望……
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
不会被毁灭！……”

……

《绝壁上》——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刻下一支五四手枪，
攀沿爬满枯藤的曲折，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
推我向三分钟瞄准，射击：去何方？：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刻下一支五四手枪/攀沿爬满
枯藤的曲折/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推我向三分钟
瞄准/射击：去何方？……”
……

去五洋捉鳖！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且我无涉水
的狂放，去撞岩穿石！无非钻个区区魔窟，还冒着反弹误伤
的危险，去万顷苍碧！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而何处为我
立足，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一片落叶也可将我埋葬：
“去五洋捉鳖！/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且我无涉水的狂放/去
撞岩穿石！/无非钻个区区魔窟/还冒着反弹误伤的危险/去

万顷苍碧！/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而何处为我立足
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一片落叶也可将我埋葬……”
……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
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
寻觅，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
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不会被毁灭！：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
抛向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
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
的云的蝉声里/不会被毁灭！……”
……

《绝壁上》——
……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刻下一支五四手枪
攀沿爬满枯藤的曲折/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
推我向三分钟瞄准/射击：去何方？……”
……

时光，总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地，强制性地让人们 处在没有选择的不同时代与环境，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们这就像被推入枪膛的子弹一样，不知道会被陌生的时代和社会射向何方？……

人们总会充满了太多的不安与恐慌，这是人类作为原本来自原野动物的本性，对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环境，心里总会有太多的惴惴不安！……于是人们开始焦虑万分，开始坐立不安……

啊呀呀，要去到哪里呀？！……虽然我们已可以制作出无数眼花缭乱的产品，来力图使人们麻醉，以填满每一刻缝隙，让人们无暇去顾及那些焦虑，但往往无法度过万籁俱寂的夜晚！……除非已是一醉方休！……

……

“去五洋捉鳖！/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且我无涉水
的狂放/去撞岩穿石！/无非钻个区区魔窟/还冒着反弹
误伤的危险/去万顷苍碧！/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而
何处为我立足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一片落叶
也可将我埋葬……”

……

人们开始焦虑地问天问地问自己：

是让我去大海里五洋捉鳖吧？……

啊呀呀，面对浩瀚无际惊涛骇浪的大海，我不过是沧海一粟的小小弹丸的盘中餐啊，而我也没有那在水中搏击风浪的那份豪放啊！

啊呀呀！……是让我去击岩壁穿岩石吧？……啊呀呀，面对如此的坚硬，我无非充其量只能够去钻个区区不值的窟窿而已，还要冒着那被反弹误伤的危险啊！

啊呀呀！……是让我去万顷苍穹的天空吧？……啊呀呀，我能力有限啊，也就只能够去惊吓那些玲珑的飞鸟而已呀，而即是那已经是干涸的猩红的凋零里，一片落叶也可以将我埋葬啊，去不得呀，不得了呀！

啊呀呀！……

……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

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

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那永远也无法

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的云的

蝉声里/不会被毁灭！……”

……

六神无主了吧！惊魂不定了吧！

不知所措了吧……诗人说，有什么可以悲怆的呢？！……

何不就让那只慢速手枪，把我抛向那穹苍无垠的天空呢！让我成为一丝青烟飘绕在宇空，化作那无穷不尽的思想升腾！……那可是让我在自己虚无的现实世界，在自己着实的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寻觅，一种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飞翔地、永远充实着的精神世界的寻觅啊！……我要让自己，在那永远无法认定的弹着点里，自由自在地飞翔……

而现实的那丁点诱惑，将无法烦忧于我，更无法主宰我的世界，我的思想，我永远的精神追求！……

……

于是诗人最后说，我的生存欲望是无限的，永恒的……

而那被我击中的，都是惬意蝉鸣的轻云，它们在我的眼里，是那样的祥和与温柔！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有了这般轻柔的惬意，我的生存欲望还会被毁灭吗？

当然不会，永远也不会！……绝壁上！

……

《绝壁上》——

戈阳青这首《绝壁上》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时时代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一种对于时代面临巨大变革
带来的焦虑与恐惧，时至今日，或许还会延续未来，我们同样会
有这种焦虑与恐惧……但人类是精神至上的高级动物，人的
自身才是自己精神世界和命运的主宰！
……
“六神无主了……/何需悲怆！
何不就让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一丝青烟/化作
遐想无穷的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那永远也无法
认定的弹着点/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击中的云的蝉声里
不会被毁灭！……”
绝壁上！……
……

戈阳青认为——
人生莫大的悲剧，在于过分地屈服于现实，而轻蔑于自我。
就如山峰与云的关系，明明自己是那座山峰，却非要把围绕自己
的那虚无现实的云看得更重。其实，无论云如何千变万化，依然
无妨于巍然不动的山峰！愿人们，无论围绕自己现实的云多么
不可一世地千变万化，永远视自己如山峰一样强大！
绝壁上！
……

《绝壁上》——

……

时光在浩渺的绝壁上，刻下一支五四手枪，

攀沿爬满枯藤的曲折，我被扔进微露生机的枪膛，

推我向三分钟瞄准，射击：去何方？……

去五洋捉鳖！小小弹丸岂是盘中餐，且我无涉水的狂放，

去撞岩穿石！无非钻个区区魔窟，还冒着反弹误伤的危险，

去万顷苍碧！仅惊吓几群玲珑的飞禽，而何处为我立足，

即使在猩红干涸的凋零中，一片落叶也可将我埋葬……

……

“六神无主了……

何需悲怆！/何不就让

那支慢速手枪/把我抛向

一丝青烟/化作遐想无穷的

升腾/在虚无的天宇中寻觅

那永远也无法认定的弹着点

而我的生存欲望/在被

击中的云的蝉声里

不会被毁灭！……

……”

——《绝壁上》

……

（2026 年 4 月 10 日）